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詳校宗編修

臣

范來宗

洗馬

臣

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

臣

范鏊

謄錄監生

臣

程晉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十四

起玄熙敕解肅昭陽協洽凡五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

璞去

年已疏請辟赦皇孫去

年十一月生復扶又制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

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

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

掾于絹翻

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

知非福也

陳述字嗣祖亦敦府僚也焉於虔翻

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

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

朝直遙翻

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

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

敦收

時望不過用西都諸王之故智耳酣戶甘翻

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

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

社鼠

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燒謂有所憑托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鼠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

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

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

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

守

守式又翻

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

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

隗五罪翻

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

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

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

之忠殷道復昌

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伊尹

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賴伊尹之訓以圖厥終古固有是事然非人臣所當為也願陛下深垂

三思

三息暫翻又如字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

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

帥讀曰率

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

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

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

然

顗魚豈翻

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

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

限耶

王敦字處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貪而敢抗人故以為喻處昌呂翻

敦初起兵

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

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

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

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

許卓作公啗之以利欲使同逆

雙還報卓

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殆敦至都而討之

說輸為翻

卓曰

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

事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懷帝永嘉元年

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

復扶又
翻下同

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

守式
又翻

該曰我

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

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

史言甘卓不如
魏該之忠果

敦遣參軍

桓熊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

說輸芮翻
承音拯

承歎曰吾其死

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

求

夫音扶復
扶又翻

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

悝苦
回翻

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

少詩
沼翻

且新到恩

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

所不辭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

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將何以

教之惺曰大王不以惺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

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

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

幾居希翻

承乃囚桓羆以惺為

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

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

沈約曰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

沙東北下雋諸縣立建昌郡至宋為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時亦分

春陵令長沙易雄

春陵縣本前漢之春陵侯國後徙國南陽省吳復立春陵

為郡縣屬零陵郡姓譜易

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

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

吳孫亮太

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澹徒覽翻

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

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

晉梁州刺史鎮襄陽自周訪始宋白曰襄

陽漢中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

劉隗字大連說輸芮翻下

同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

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

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

受其福

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至四十三卷十二年卒子恤翻

今將軍有重

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

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

此廟勝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決存亡於一戰耶

竊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

望

文服謂非心服特以虛文示相臣服而已從千容翻

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實融

之比也

朝直遙翻

襄陽之於太府

襄陽以王敦府為太府

非河西之固

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

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沔

陽縣東南

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

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

處昌呂翻難乃旦翻

坐視不

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

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

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

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

見賢通翻

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

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

帥讀曰率

溯流

之衆勢不自救

謂敦兵以東下若欲溯流西上以自救勢不相及也

將軍之舉武

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耶

拉盧合翻

武昌既定據其軍實

鎮撫二州

二州謂荆江也

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

蒙所以克關羽也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今釋必勝之策

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

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

而忿其悖逆

悖蒲內翻
又蒲沒翻

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

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

政

卒讀曰猝謂分任譙王承
等政不專歸于王氏也

便謂失職背恩肆逆

背蒲
妹翻

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

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

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

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

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抑純南平太守夏侯承

監工
銜翻

夏戶雅翻

宜都大守譚該等

姓譜齊滅譚子孫以國為氏漢有河南尹譚閎又巴南大姓有

譚氏盤瓠之後

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

數所具翻

遣參軍司馬

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

西

戴淵出鎮合肥於建康為江西

先得卓書表上之

上時掌翻

臺內皆稱萬

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

帥讀曰率

武昌城

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

從敦

母魏氏又其弟也從才用翻

將軍李恒

恒戶登翻

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

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

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

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

將即亮翻

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

耳乃嬰城固守未幾

幾魚豈翻

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

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

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

遺于季翻斷丁管翻

則湘

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

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

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

卷讀曰捲

若其狐疑則求我於

枯魚之肆矣

莊子見車轍鮒鮒曰豈無斗升之水以活我乎莊子曰待我決西江之水而迎汝鮒

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卓不能從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

琅邪王

後趙王勒立子弘為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

卒四萬擊徐龕

將即亮翻龕苦含翻

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趙王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

池諸氏羗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大守梁勛皆降於

曜

降戶江翻

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

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

將王獷說難敵

光國中郎將趙所置也
獷古猛翻說輸芮翻

諭以禍福難敵

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

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

都王

吳孫氏始置上大將軍南秦州及巴州曜創其名
其後北國率授楊氏南秦州刺史據有陰平武都

二郡之地

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

已卒

朝直遙翻
卒子恤翻

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

呼延寔監輜重於後

監工銜翻
重直用翻

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

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

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

於上邽市

梟堅亮翻

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

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

帥讀曰率騎奇奇翻

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

之

汧縣屬扶風郡汧苦堅翻

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

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

雍於用翻

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

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

分扶問翻

懸吾頭於上邽市觀

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

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

王石武以桑城降趙

石武蓋亦匈奴種屠直於翻

趙以武為秦州刺

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

於道隗岸幘大言

岸幘者幘微脫額也

意氣自若及入見

見賢遍翻

與

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

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庾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

餘人每旦詣臺待罪

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庾羊至翻又逸職翻

周顗將入導

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

累力瑞翻周顗字伯仁欲顗使顗保護導以全其家也

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

飲酒

喜許記翻

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

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

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

服召見之導稽首曰

朝直遙翻稽音啓

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

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

里之命

王導字茂弘孔氏曰寄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

是何言邪三月以導

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

詔曰導以大義

減親

衛石碯之子厚與公子州吁弒衛桓公又與州吁如陳碯使告於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減親其是之謂乎

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

帝之初鎮揚州

也領安東將軍

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

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

札素矜險好利

好呼到翻

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

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

金城在丹揚江乘蒲州上

札守石頭帝親

被甲徇師於郊外

被皮義翻

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

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

躡敦後

帥讀曰率下同

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

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

易以鼓翻

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

少詩

沼翻

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

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

得為盛德事矣

敦無君之心形於言也復扶又翻

謝鯤曰何為其然也

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言日復一日浸忘前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去耳

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

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

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鞶諫曰

鞶苦貢翻

殿下國之

儲副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劒斬鞶乃止敦擁兵不朝

直朝

遙翻下同

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

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

著陟畧翻

顧而言

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

疏使

吏翻

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

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

於太極東除

除殿
陛也

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

曰臣當死守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

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

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

至太子太傅而卒

成帝咸和八年劉隗從石虎
戰死於潼關豈即此劉隗耶

帝令公

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

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

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

謂能言又謂周顓曰伯仁卿負我

愍帝建興元年顓為杜弢所困投敦於豫

章故敦以為德

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

帥讀曰率

不能其

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

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

見九十卷建武元年

敦欲專國政忌

帝年長難制

長知兩翻

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

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

幾居希翻

敦以太子有勇略為

朝野所嚮

朝直遙翻

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

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

局所量

量音良

以禮觀之可謂孝矣

言太子既有鉤深致遠之才而又盡事親

之禮所以解敦不孝之誣也

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

沮在呂

帝召周

顗於廣室

廣室殿名

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

大將軍固副所望邪

恙余亮翻

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

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

顗代戴淵為護軍將軍以郝嘏為長

史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

胡越邪

喪息浪翻復扶又翻

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

晉謂尚書郎為臺郎性

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

惡烏路翻

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

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作色

謂二人答敦之言作才各翻

公

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

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

周顗汝南人戴淵廣陵人晉氏南渡二人名冠

當時從千容翻

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

令僕邪

三司太尉司徒司空也令僕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

又不答敦曰若不爾

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

將即亮翻

先是敦謂謝鯤曰

先悉薦翻

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

戴若思為僕射

戴淵字若思

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

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

言衆人議敦舉兵向闕非義舉也

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

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

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文王之詩濟子禮翻

柰何

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

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也忤五故翻

不亦過乎敦

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

大將軍府參軍黜為領軍長史足知敦府重於諸府矣

嶠

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

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

被皮義翻祇堯移翻

收人以

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

為于偽翻下同

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

勞力

到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

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

人遇汝

以王彬之為人顗以凡人遇之亦可以見其風裁矣

汝何哀而哭之彬曰

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謬愕

愕當作謬朝直遙翻

亦非阿

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

惋烏貫翻據元帝紀四月赦入石頭辛未

大赦

因勃然數敦曰

敦所具翻

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

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

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為之懼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坐徂卧翻為于偽翻

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

復何謝

復扶又翻下同

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

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

料音聊

乃見顗救已之表執

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自愧於敦三問不答之時

也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

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印為敦參軍敦使印歸說

卓曰

說輸芮翻下同

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

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

好呼到翻

卓雖慕忠義性多

疑少決

少詩沼翻

軍于豬口

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註云即豬

口也 與豬同

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

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

諸方謂待諸方鎮同出軍也騶虞仁獸故以騶虞幡

駐軍使
疏吏翻

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為

今日

為于偽
翻下同

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

恙余亮翻

吾臨敦上

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

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

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

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湖自此

入于大江分兵斷彭澤湖口可
使敦上下不得相通斷丁管翻

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

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

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

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

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

此彊謂彊暴也塞謂室塞而不疏通塞悉則翻

徑還襄

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

王羲為大宰

羲余亮翻

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

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

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

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

朝直遙翻

同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

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

王者側席待賢鯤用此語也遲

直二翻待也

宮省穆然必無虞也

穆然和敬之意

公若入朝鯤請侍

從從才用翻

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

又翻復扶

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

周級

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

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隋罷郡為石門縣

聞譙王承起兵使

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欵於承

申明也欵誠也

魏乂等攻湘州

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

此非潁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

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郡陵郡崎丘寄翻間古覓翻

皆為邏者所得又使崎語

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

言以事理

觀之外援已絕也邏郎佐翻語牛倨翻

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

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又拷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

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

又射以示承

呼火故翻射而亦翻

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

悵烏

貫翻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

枕職任翻

癸巳又

拔長沙承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

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

惻苦同翻號戶

刀翻復扶又翻

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

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

府諸曹各有書佐

從事武延毀服為

僮從承不離左右

毀服者毀其常服為僮奴之服離力智翻

又見桓雄姿貌

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

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

廙羊至翻又逸職翻

階延送承喪至都

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

忼口黨翻

敦遣

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

能救國難耳

難乃旦翻

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

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

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

為于偽翻

騫笑曰

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

厭益涉翻

乃往詣之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

左傳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速即爾刑對曰受命而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

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解戶買翻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

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上時掌翻

甲午

前趙羊后卒諡曰獻文

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

不從悉散兵佃作

佃亭年翻

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

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

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

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

自南鄭至襄陽沔水

所由也故謂之沔中

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

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

舜有四岳十二牧故後之居方面者謂之岳牧

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諧無不死者

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

恒戶登翻

充等並凶

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

剽匹妙翻

識者咸知

其將敗焉

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徐龕送

襄國

龕苦含翻

後趙王勒盛之以囊於百丈樓上撲殺之

盛時

征翻揚正衡曰撲弼角翻

命王伏都等妻子剗而食之

龕殺王伏都見上卷大興

三阮其降卒三千人

降戶江翻

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

年有衆數萬

愍帝建興元年帝以鑒鎮鄒山今既數年矣所謂三年有衆數萬者言鑒既鎮鄒山

之後三年之間民歸之戰爭不息百姓飢饉掘野鼠蟄

者有此數也邾丑之翻

驚經秋而蟄

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

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

從千容翻

上疏請徵之乃

徵拜尚書徐充間諸塢多降於後趙

降戶江翻

後趙置守宰

以撫之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

非君命故史以自領書之

冬十

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

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

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為

交州刺史

考異曰諒傳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使按永興三年即惠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

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

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

立新興郡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

諒誘湛斬之

誘音酉

碩舉兵圍諒於

龍編

龍編縣屬交趾郡州郡皆治焉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

城城父

城父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魏晉屬譙國此河南縣言黃河之南非專指河南郡也父

音甫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

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復扶又翻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

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

為留府

敦還武昌遙制朝政故有留府在建康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

崩

年四十七

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

足

斷丁亂翻

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十二月趙王曜葬其

父母於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

高倨傲翻

計用六

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繼以脂燭民甚苦之游

子遠諫不聽

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

濮博木翻

後趙王勒

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

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

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慘酷

也虐也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慘也因流涕彌日張茂使將軍韓

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南陽王保既死陳安不能取之

讀曰慕容廆遣其世子魼襲段末杯入令支魼戶廣

縣漢屬遼西郡晉省段氏據其地應劭曰令音鈴師古音郎定翻支裴松之音其兒翻掠其居民

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諡法思慮果遠曰明

大寧元年春正月成李驤任回寇臺登

臺登縣屬越雋郡九州要記曰

臺登縣有奴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即此將軍司馬攻戰

死越雋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

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陽

嘉二年更名漢嘉蜀分爲漢嘉郡釗音昭皆以郡降于成

降戶江翻

二月庚戌

葬元帝於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

饒安東光安

陵三縣災

三縣皆屬渤海郡惟東光漢舊縣饒安縣前漢之千童縣也後漢靈帝改曰饒安安陵縣

晉置時皆爲後趙之地

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後趙寇彭

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

盱眙

音吁

敦壺之從父兄也

壺苦本翻
從才用翻

王敦謀篡位諷朝

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

劉良文選
註曰班劍

請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

之以文故曰班也晉志文武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

朝直遙翻
上時掌翻

敦移鎮姑孰屯于湖

姑孰前漢丹陽春
穀縣地今太平州

當塗縣即姑孰之地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督農校尉治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縣立于

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即晉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太平州跨姑孰溪陸游曰姑孰城在

當塗北今州城正據姑孰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自姑孰溪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沂江過大

小褐山磯又過螺磯蕪湖即于湖並大江有王敦城氣
象宏敞並步浪翻考異曰晉春秋及後魏書僭晉傳云
屯蕪湖晉書明帝紀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
云下屯于湖今從之

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

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

晉書王彬傳以為彬從兄稜為敦所害故云然

余據殺稜者王如雖出於敦之意猶假手于如也且稜於敦為從弟此言殺兄蓋以敦殺王澄也事見八十卷

懷帝永嘉六年

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後趙王勒遣使結

好於慕容廆執送建康

好呼到翻

成李驥等進攻寧州

刺史褒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塘娘

據水

經註塘琅即堂琅縣也前漢屬犍為郡後漢省郡國志
犍為屬國朱提縣有堂琅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
過之不能得去蜀置
朱提郡堂琅縣屬焉成兵大敗嶽追至瀘水成兵爭濟

溺死者千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濟而還

溺奴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

年

懷帝永嘉四年遜至寧州至是適十四年

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州

府事

州寧州府南夷拔尉府也

詔除堅寧州刺史

廣州刺史陶侃

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

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為

斷丁管翻

踰旬而卒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為中

書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

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未幾吏部郎阮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幾居放

行至寧浦廣州記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郡立寧浦郡晉太康地志曰武帝太康七年

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遇高寶為寶設饌為于偽

唐為橫州寧浦縣浦旁五翻晚翻又雞應翻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時病卒

少詩沼翻考異曰放傳云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下乃云逢高寶平梁碩還非成帝時也放傳誤

放咸之族子也

阮咸有名於魏晉之間

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

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

屠直

於翻趣士喻翻

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騎奇寄翻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

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

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

郡隴上諸縣悉降

降戶江翻下同

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

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

陝中在隴城南陝與隄同戶夾翻

曜遣

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

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

殪壹計翻

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

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

三交戰三合也

會日

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

索山客翻

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

將即亮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趙輔

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

拷苦皓翻掠也擊也

容卒不

肯言

卒子恤翻

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

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

之歌

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交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端丈

八地牙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夫地牙棄
我驕驄竄岩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
去不還奈子何為于偽翻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

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

長安氏羗皆送任請降

任質也

以赤亭羗酋姚弋仲為平

西將軍封平襄公

酋慈由翻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

外援

郗丑之翻

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

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

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

武秋耶

時江東謂洛都為西朝樂廣字彥輔滿奮字武秋朝直遙翻

鑒曰彥輔道韻

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

見事

八十三卷惠帝永康元年滿奮既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之篡奮又奉璽綬故謂之失節敦曰

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

復相見

惡烏路翻復扶又翻

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

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

擊安東將軍曹嶷

帥讀曰率嶷魚力翻

青州郡縣多降之遂圍廣

固

水經注廣固城在漢齊郡廣縣西北四里四週絕澗阻水深隍曹嶷所築也九域志廣固城古樂安城今

按青州益都縣西四十里有廣固城杜
佑曰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降戶江翻
疑出降送襄國

殺之阮其衆三萬虎欲盡殺疑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

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

馬於虔翻

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

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

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宴攻寧羗護軍陰鑒於

桑壁

桑壁屬在
南安界

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

將即亮翻

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
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

參軍馬爰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禕怒請斬之爰曰汜

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

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桓公曰敢問公

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書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陸德明曰糟音遭李云酒滓也粕音各翻糟爛為拍刺者以直傷人舉者招人之過汜音凡

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

為于

偽翻下為明同

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

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

乃出屯石頭

石頭在姑臧城東

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

之衆乘勝席卷而來

言新破陳安乘勝而來也卷讀曰捲

將若之何珍曰

曜兵雖多精卒至少

少詩詔翻

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

未洽且有山東之虞

謂方與石勒相圖也

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

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

數千為明公擒之

為于偽翻

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

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

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

果如陳珍所料

今但案甲勿動以吾

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

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

使疏吏翻勝音升

曜拜

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

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楊難敵聞陳安

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

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

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

降戶江翻

成安北將軍李

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歸武都難

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

亟欺冀翻亟請數以為請也

雄遣雅兄侍中中領軍瑤與雅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

及瑤弟玠出陰平以擊難敵

楊正衡曰瑤胡
紺翻玠音午

羣臣諫不

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玠不得進而瑤雅長驅至下辨

辨步

覓翻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

斷丁管翻

瑤雅深入無繼

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瑤蕩之長子

長知兩
翻下同

有才

望雄欲以為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

初趙主曜長子

儉次子脣脣年十歲長七尺五寸

長子之長知兩翻下
同長七之長直亮翻

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

儉字
義真當

以為嗣曜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

序聰曰卿之勲德當世受專征之任

言當世為方伯得專征伐也

非

它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為臨海王

立胤為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

驍堅亮翻

斬準之亂

事見九十卷大興元年

沒於黑匿郁鞠部

黑匿郁鞠既歸胤曜嘉其忠款封為左賢王則

亦匈奴之種也

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

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為太子然冲幼儒謹恐不

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

曜太子熙字義光胤字義孫難乃旦翻

材器

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

安義光何如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彊而立明帝

太傅呼延宴

等皆曰陛下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

四海之慶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陛下

以廢立為是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為疑固樂聞異同之

言

樂音洛

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文王定嗣於未立之

前則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聖朝之法

朝直遙翻

鼎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脣文武才畧誠

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况東宮者民人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肩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因歔歔流涕

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曜亦以熙羊后所生

不忍廢也乃追諡前妃卜氏為元悼皇后泰即肩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

傳封爵為永安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

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

二宮曜宮及熙宮也

命熙於爵盡

家人之禮

不以儲嗣使熙廢兄弟之庸敬

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

元帝大興四年茂築靈鈞臺以閭曾諫而止今復修之

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

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

謂懲劉曜來攻也

愚以為苟恩

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

處昌呂翻

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

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

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

亡兄一旦失身於物

茂兄實為其下所殺
事見上卷大興三年

豈無忠臣義

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

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
傳曰勇夫重閉而況國乎重

直龍翻

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

也

屯株倫翻難也遭
張連翻行不進貌

卒為之

卒子
恤翻

王敦從子允之方

總角

毛萇曰總角聚兩
髦也從才用翻

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

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

於卧處大吐

吐土故
翻下同

衣面並汚

汚烏
故翻

鳳出敦果照視見

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

省父

復扶又翻
省悉景翻

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

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

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

監荊州沔南諸軍事

監工
銜翻

王彬為江州刺史後趙王

勒以參軍樊坦為章武內史

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
泰始元年分置章武國隋

廢章武并入河
間郡唐為瀛州

勒見其衣冠敝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

為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

羯居
謁翻

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

萬而遣之

是歲越雋斯叟攻成將任回

前漢西南夷傳云自雋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犛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犛都二國也雋音隨徙音斯此斯即漢之斯種也蜀謂之叟將即

亮翻任音壬

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

費扶沸翻

會稽內

史周札一門五侯

札東遷縣侯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兄玘

子總烏程縣侯凡五侯會工外翻

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

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

事見元帝永昌元年顗魚豈翻

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

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

惡烏路翻

嵩與札兄子筵

皆為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

事之

妖於驕翻

資治通鑑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十五

起開達泥灘盡強
圍大淵獻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太寧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筵與李脫謀為不軌
收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
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

會工
外翻

札拒戰而死 後趙將兵

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

東莞縣漢屬琅邪郡莞音官武帝泰

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將即亮翻

劉遐退保泗口

水經註泗水自淮陽城東流逕角城北而

東南流注于淮謂之泗口杜佑曰泗口在今臨淮郡宿遷縣界

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

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

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守式又翻下同

掠

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

間民不聊生矣

河東弘農二趙之界上也

石生寇許潁

許昌潁川同是一郡地

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

魏收地形志陽翟縣有康城

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

攻司州刺史李矩賴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成主雄后

任氏無子

任音壬

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

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

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

蕩死見八十五卷惠帝太

安二年

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

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

好呼到翻

荷下可翻又如字驤思將翻分扶問翻

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

漢書曰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

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而致國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吳子謁餘祭夷昧與季子同母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退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反而君之闔閭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雄不聽是使專諸刺僚張守節曰祭側界翻昧莫葛翻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殺為下雄諸子班張本班為人謙恭

下士

下遜稼翻

動遵禮灋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夏五月

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

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

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

勿以朝服斂是日薨

恰若洽翻朝直遙翻斂力贍翻

愍帝使者史淑在

姑臧

長安覆沒淑無所歸故留姑臧使疏吏翻

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

汜音凡禕吁韋翻

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

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

涼州牧涼王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

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驃匹妙翻錢鳳

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

非常人所能為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且應年

少

少詩
沼翻

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

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

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

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

王以

敦之狼戾而濟之以沈充錢鳳所謂凶德參會

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

惡烏路翻

請嶠為左司馬嶠

乃繆為勤敬

繆靡幼翻詐也

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

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

之名

錢鳳字世儀藻鑑謂善於人倫藻鑑也人有美質而加之褒飾謂之黼藻如衣裳之加藻火黼黻也

鑑所以別妍醜故明於知人而能褒獎後進者有藻鑑之名

鳳甚悅深與嶠結好

呼

到會丹楊尹缺

晉都建康以丹陽太守為尹宋齊梁皆因之洪适曰西漢丹陽郡則治宛陵丹

陽縣則今之建康也東漢史皆作丹陽西晉移郡於建業元帝改太守為丹陽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名它書載漢晉此郡少有從木者至唐天寶年始以京嶠言

口為丹陽郡改曲阿為丹陽縣皆非漢舊壤也

嶠言

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

咽音烟

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

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

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

覘伺朝廷

覘丑廉翻
又丑艷翻

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

古間

覘翻

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

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溫嶠

字太真

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

復入者再三

復扶
又翻

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

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

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
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
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
之自拔其舌

王敦遙制朝權其所甚害者如郁鑒溫嶠終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綱紀尚能

自立也

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

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

北都諸軍事

以下文應詹都督橋南諸軍觀之則東安北都謂秦淮水北諸軍也

與右將

軍卞敦守石頭

考異曰敦傳云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討敦以為鎮南將

軍假節今從明帝紀

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

軍事郝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

郝丑之翻

庾亮

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

壺苦翻

郝鑒

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充

州刺史劉遐同討敦

夫理順者難恃勢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眾以犯關雖諸

公忠赤若只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復周戴石頭之事微郝鑒建請而召劉遐蘇峻殆矣

詔徵峻遐

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

衛京師帝屯于中堂

按蕭子顯齊書高帝紀桂陽王休範之反諸貴會議帝曰中堂舊是

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

弟為敦發哀

帥讀曰率為于偽翻

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

尚書騰詔下敦府

下遐嫁翻

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

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

息子也謂以兄含子應為嗣也

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

騁丑

郢翻長丁丈翻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

復扶又翻

今遣司徒

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

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

戶侯

考異曰晉春秋此詔在王導為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首封萬戶侯賞布萬匹按此詔云敦

以隕斃是稱敦已死也不應復購敦首今從敦傳

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

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

室

將即亮翻下自將親將同離力智翻

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

終身不調

單丁謂家止有男丁一人無兼次者調徒釣翻

其餘皆與假三年

假居

討

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

謂三番休二也

敦見詔甚怒

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

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

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

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

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

周撫等帥衆向京師

冠古玩翻
帥讀曰率

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

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為元帥

帥所
類翻

鳳等問曰事克之日

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

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

元帝以第三子冲奉東
海王越後裴妃越妃也

乃上疏

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

萬庵至江寧南岸

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南岸即秦淮南岸也

考異曰敦傳及晉春秋皆云三萬今從明帝紀

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

雀桁以挫其鋒

恟許拱翻桁與航同

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

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

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

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

參問起居謂之參承詞候安否謂之詞承遺子季翻

或云

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

言當抑制鳳等使不得逞其凶逆也

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

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

謂如元帝永昌元年敦克石頭時也昔

者佞臣亂朝

謂曰協劉隗也朝直遙翻

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

濟

言思投外以自濟也

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

子危怖

怖普布翻

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

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耶

王應字安期斷讀曰短

自開

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

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

謂此事深駭衆聽皆知敦應謀篡

先帝中興遺

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

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日張膽
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
或以為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

苑城蓋孫氏都秣陵

所築晉置建康於秣陵水北南渡建都依苑城以為守

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

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

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

抄楚交翻

吏民懲往年暴掠皆

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
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

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

一蹉跌

蹉七何翻
跌徒結翻

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

左傳吳人
入郢楚大

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

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

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

戰於越城

越城在秦淮南
帥讀曰率下同

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

匹磾之弟也

磾丁
奚翻

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

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

困乏復卧

氣不能充體為困力不能舉身為乏

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

應曰

少詩照翻

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

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

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

樂音洛

帝使吳興沈楨說沈

充

說輸芮翻

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

任音

壬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

詩節南山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左傳晉卻芮曰幣重而

言甘誘我也

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

我乎遂舉兵趣建康

趣七喻翻

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

按漢

晉以來宗正列於九卿然未以卿字繫官梁聞之起兵

置十一寺始繫卿字此卿字衍會工外翻

餘姚以討充

餘姚縣屬會稽郡

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

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

王敦所署太守劉芳

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楊之永世立義興都

平西

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

約屯壽春故得逐台任音壬

沈

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

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

咽音烟

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

禍敗

沮在呂翻

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

此即玄武湖水也在

建康城北今在上元縣北十里

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

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

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

十道俱進

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

斬之以降

降戶江翻

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

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

勞力到翻

賜將士

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

鳳從竹格渚渡淮

秦淮在今建康上元縣南三里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鑿

山為瀆以斷地脉故曰秦淮或云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

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

軍趙盾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

晉都建康外城環之以籬諸門皆用

洛城門名宣陽門在城南面

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

之

晉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築堤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

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

沈充於青溪

青溪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吳孫權鑿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

尋陽太

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

沈約曰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

漢屬廬江郡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柴桑縣

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

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

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

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

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

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

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

勦子少翻

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

恐拜謝王含欲犇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

荊州王舒江州王彬

含

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

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

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

王應

之見猶能出乎尋常此敦所以以之為後歟
能立同異謂哭周顓數敦罪及諫敦為逆也
含不從遂

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

沈持林翻

王彬聞應

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

闔廬洲在江中賀循曰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

周光斬之詣闕自

贖

考異曰晉春秋云戴淵弟良斬鳳今從敦傳

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

家儒誘充內重壁中

重壁複壁也重直龍翻

因笑謂充曰三千戶

侯矣

時臺格募斬錢鳳者封五千戶侯斬沈充者封三千戶侯

充曰爾以義存我我

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

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劬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

其後劬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

瘞於計翻

出尸焚其衣冠

跽而斬之

跽巨几翻跪也

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

南桁即朱雀桁

郗鑒

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

朝直遙翻

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

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

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

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

亡

鄧岳字伯山

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

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

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

首式救翻

得免死禁

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

討沈充報其夫仇

沈充殺張茂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帥讀曰率

充敗陸氏詣

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

克能也謝茂守郡不能式遏寇

虐為充所殺也為于偽翻

有司秦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

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

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錮紀除名參佐禁錮

綱紀綜理府事

者也參佐諸僚屬也

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

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

朝府朝也懷蒲

通翻朝直遙翻處昌呂

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

但以目相視不

敢發言

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

周頌酌之詩曰

遵養時晦毛氏註云遵率養取晦昧也

鄭氏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原其私心豈遑

晏處

晏處猶言安處

如陸玩劉楨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

矣必其贊導凶悖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

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郝鑒
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
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

宜加義責

謂以大義責之

帝卒從嶠議

卒子恤翻

冬十月以司徒

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羨領太尉

羨余亮翻

應詹

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

歷陽內史

為蘇峻以歷陽稱兵張本

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

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

悅服 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

將即亮翻枹罕縣前漢屬

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自張軌鎮河西表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枹罕縣屬焉枹音膚

張駿將討

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

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

殺人而心不矜惻顏不顰蹙者為忍忍而安之

則其亡必矣

柰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

軍王騰聘於趙

騰之曰翻

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欵誠和好卿

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

保何也

好呼到翻

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

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

公羊傳僖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我也

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矐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

謂得人矣

使疏吏翻

厚禮而遣之

是歲代王賀僂始親國

政

元帝大興四年賀僂立至是始能親政僂奴沃翻

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

東木根山

河西有木根山在五原郡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

徙居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山問大臨三日

臨力鳩翻

會黃龍

見嘉泉

據駿傳嘉泉在武威揖次縣揖次前漢作搢次孟康曰搢子如翻次音咨

汜禕等請

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

汜音凡禕吁韋翻

辛晏以抱罕降駿復

收河南之地

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

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

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

承當作永王敦之難諸人死之故贈以官

周札故吏

為札訟冤

偽翻

尚書卞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

事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壺苦本翻

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

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

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

事見上太寧二年梟堅堯翻

臣謂宜

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

何以勸沮

沮在呂翻

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

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褒則

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

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

易曰履霜堅冰至

緣札

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

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卒子恤翻

贈札衛尉

後趙王勒加

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

以元年廆執其使送建康也廆戶罪翻

廆遣世子皝索頭段國共擊之

皝呼廣翻索頭即拓跋氏索悉各翻

以遼

東相裴嶷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乞得歸據澆水以拒

皝

澆水即澆洛水也嶷魚力翻澆古堯翻

遣兄子悉拔雄拒仁

考異曰燕書征虜

仁傳作悉拔雄後魏書宇文莫槐傳作乞得歸悉拔雄今從之載記亦作龜燕書武宣紀作乞得歸悉拔雄今從之

仁擊悉拔雄斬之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

棄軍走皝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

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

者數萬

降戶江翻

三月段末杯卒弟牙立 戊辰立皇子

衍為太子大赦 趙主曜立皇后劉氏 北羌王盆句

除附於趙

句古侯翻又權俱翻又音駒

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

襲之

將即亮翻

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

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

於河濱斬之

富平縣屬北地郡河濱大河之濱也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佗徒河翻唐勝州河濱

縣隋榆林縣地杜佑曰富平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城是也

案靈州乃漢富平縣地

今京兆富平縣西南有漢懷德故城此富平蓋漢懷德縣地

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

岳悉收所虜而歸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

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

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

田崧字子岱趙使崧鎮仇池見上卷太寧

元年瞋七人翻

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

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

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

刺七亦翻

中竹仲翻

難敵殺之

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後趙

降戶江翻

同下

夏四月後趙將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

晉本

紀斌作贊載記作斌將即亮翻斌音彬考異曰帝紀作石良今從石勒載記

殺之

後趙西

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眷據

并州降趙

劉琨鎮并州愍帝建興四年為石勒所破置并州刺史治上黨王眷章武人初起兵擾勒

渤海河間諸郡後歸于勒使守上黨眷古慎字

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

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雍於用翻

荊州士女

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

遺

攝錄也

未嘗少間

少詩詔翻

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

陰

禹不貴寸壁而重寸陰語牛倨翻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

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

則加鞭扑曰撻蒲者牧猪奴戲耳

晉人多好撻蒲以五木擲之其采有黑犢

有雉有盧得盧者勝扑蒲卜翻

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

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

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

參猶三也

若

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

切峻切厲嚴厲也

還其所饋嘗出遊見

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

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

佃停年翻
治田也

執而

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

頭侃皆令籍而掌之

皆令籍記
而典掌之

人咸不解所以

解胡買
翻曉也

以猶
用也

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

聽他
經翻

乃以木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

貯丁
呂翻

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

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

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

數所角翻
趣七喻翻

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

時荆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
關中者使謨帥而東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為荆州此所

謂荆司皆晉司州之
衆也帥讀曰率下同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

梁二戍

此孟津戍蓋置於河
陰石梁戍在洛北

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

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

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

中竹
仲翻

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

之

環音
宦

遏絕内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

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

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

水經註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東北流逕函谷東阪東

謂之八特阪

大破之曜屯於金谷

水經註金谷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又東南流

逕晉石崇故居在河南界

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

澠池充翻

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

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

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

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

恚於避翻

郭

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

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

復扶又翻敗補邁翻帥讀曰率

衆皆道

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矩長史

崔宣帥其餘衆三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

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趙主曜以永安王胤為大

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置單于臺于渭城

單音蟬

其左

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為之

羯居謁翻

秋

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郝鑒為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

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 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

崧為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為左僕射 右衛

將軍虞盾元敬皇后之弟也

元帝為琅邪王虞為妃即位追謚曰敬皇后祔廟從

元帝謚曰元敬

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

宗汝南王亮之子也

俱為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皆忌

之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以委之

管鑰也鑰闕牡

也今謂之鎖匙

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

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

為下亮殺宗張本使疏吏翻

及帝疾篤

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陽王羨

有異謀排闥入升御床見帝流涕言羨與宗等謀廢大

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亮翻壬午帝引太宰羨司

徒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

將軍陸曄

按晉制領軍將軍在護軍將軍之上今先書庾亮而後陸曄亮以外戚受遺專權故也

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衡翻

也復拜壺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尚書事復扶丁亥降

遺詔戊子帝崩年二帝明敏有機斷斷丁故能以弱制

彊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已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

羣臣進璽

進璽於嗣君也璽斯氏翻

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壺正色於

朝曰

朝直遙翻下同

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

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興疾而至大赦增文武

位二等尊庾后為皇太后羣臣以帝幼冲奏請太后依

漢和熹皇后故事

言臨朝稱制也

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秋九

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

庾亮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

郗鑒車騎大將軍陸暕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

以南頓王宗為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

虞盾為大宗正尚書召

樂廣之子謨為郡中正

樂廣南陽人蓋召謨為本郡中正

庾珉族人怡

為廷尉評

漢置廷尉評晉曰廷尉評

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

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

悔

易繫辭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有家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

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

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成者之父母皆當

命子以不處也

言人莫不惡死若各順其心則有戰戎之事為父母者皆不欲使其子就死地

也處昌呂翻

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於武平陵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廆與段氏方睦

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

為于偽翻

樂音洛令音鈴師古郎定翻支音祗

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

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

帥讀曰率

自立句斷段氏自

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

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荊州刺史陶侃以寧

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為

寧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寧州

先悉薦翻

蠻酋梁水太

守爨量益州太守李暹

沈約曰

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郡立益先以授蠻酋殺爨量

之後始用王官也益州郡後漢置蜀更名建寧郡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懷帝永嘉二

年更名晉寧郡此復有益州太守蓋亦以為位號授蠻酋也暹他歷翻

皆叛附於成遜討

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爨量殺之諭降李暹

徼吉弔翻刺七亦翻降戶江翻

州境遂安

代王賀俛卒

俛奴沃翻

弟紇那

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咸和元年春二月大赦改元 趙以汝南王咸為太尉

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劉

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昶

鞠養也昶丑兩翻

願陛下貴之叔父暄之女芳有德色

暄魚開翻願

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昶為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

立芳為皇后尋又以昶為太保 三月後趙主勒夜微

行檢察諸營衛齎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候王假

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

從才用翻

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

關內侯

振忠都尉後趙所置也

勒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黜

為牙門光侍直有愠色

愠於問翻愠色者含怒而見於色也

勒怒并其妻

子囚之

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

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卒

泉陵縣屬零陵郡

癸酉以車騎大將

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為北中郎將監淮

北諸軍事領遐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

史迭等不樂他屬

樂音洛

共以肇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

守劉矯掩襲遐營

劉遐屯泗口在臨淮下邳之間故矯得以掩襲其營

斬防等遐

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

驍古老翻

遐嘗為後趙所圍妻單

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

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故防等卒敗

卒子恤翻

詔以

肇襲遐爵

襲爵泉陵公

司徒導稱疾不朝

朝直遙翻下同

而私送郝

鑒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

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

裕不肯苟同時好

斷丁亂翻好呼到翻

故為諸名士所少

重之曰多輕之

曰少少
妙紹翻

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

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

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

中朝

謂西晉奏推奏之于上推按其罪也

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成人討越雋

斯叟破之

討斯叟事始上卷明帝太興元年雋音隴

秋七月癸丑觀陽烈

侯應詹卒

觀陽縣屬零陵郡吳立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

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

輩不後郗卞

名為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為等

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

不得

晉世四征四鎮大將軍乃得開府約平西將軍耳烏得望開府邪復扶又翻

及諸表請

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

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

刪削除也

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

謂破沈充錢鳳也

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

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

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

仰牛向翻屬之欲翻

稍不如意輒肆

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楊尹溫嶠

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

為會稽內史

會工外翻

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

亮修石頭適以

資蘇峻拒義師耳

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

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

少詩照翻

德信未

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

也冬十月立帝母弟岳為吳王南頓王宗自以失

職怨望

宗解兵衛故自以為失職

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

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

劾戶梁翻又戶得翻

亮使右

衛將軍趙盾收之宗以兵拒戰為盾所殺貶其族為馬

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羨降封弋

陽縣王大宗正虞盾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羨先

帝保傅

羨宗兄弟也宗言近屬羨言保傅宗叙族羨叙官也

亮一旦翦黜由是愈

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

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

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

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趙將黃秀等寇鄣

鄣縣漢屬

南陽郡及晉分為順陽郡治所鄴音贊

順陽太守魏該帥衆奔襄陽

帥讀曰率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世子弘鎮鄴配禁

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

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

驍堅堯翻

中山公虎自以功

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二臺遷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

為後

虎殺遐及弘張本

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

朝廷不為出兵

為于偽翻

聰遂寇遼遼阜陵

二縣皆屬淮南郡師古曰遼音

峻道音才由翻春秋公會吳于橐臯杜預云淮南遼遼縣劉昫曰唐廬州慎縣漢遼遼縣地

殺掠五

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寧蘇峻遣其將韓晃擊石聰

走之導解大司馬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約曰

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作涂塘則壽春在涂塘之外朝直遙翻涂讀曰滁恚於避翻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等

晉志曰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為濟岷郡太

康地志無此郡未詳濟子禮翻

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降于後

趙

夏戶雅翻降戶江翻

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瞻于邾拔之

劉蒼鄒山記曰

邾城在魯國鄒縣鄒山之南去山二里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即此城也

彭城內史劉續

復據蘭陵石城

魏收地形志蘭陵縣有石城山復扶又翻

石瞻攻拔之後

趙王勒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

孝試經之制

秀孝試經晉制也後趙至此始行之

張駿畏趙人之逼是

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於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

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

使疏更翻下同好呼到翻去羗呂翻下乃

同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

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

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閤至

言引領望晉此情常在而駿書

適至閬與之合也

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與成將羅恒戰於臺登兵

敗術死

朱提音銖時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趙武衛

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

帥讀曰率下同

掠

三千餘戶而歸

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

敗補邁翻下同

乃

去趙官爵

去羌呂翻

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

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

惠帝永寧中張軌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

姑臧西北置武興郡閬音浪

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會韓璞攻

掠趙秦州諸郡

韓璞時在冀
帥讀曰率

趙南陽王脩將兵擊之

將即

亮

屯狄道抱罕護軍辛晏告急

抱音膚

秋駿使韓璞辛巖

救之璞進度沃干嶺

沃干嶺在晉興郡大
夏將東南洮水西北

巖欲速戰璞

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

數所
角翻

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

相攻脩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脩夾洮相持七十餘

日

水經註洮水過狄
道城西洮土刀翻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脩

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

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

襲巖於沃干嶺敗之

敗補邁翻

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肩乘

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

令居縣漢屬金城郡張寔置廣武郡今居分屬焉

斬首

二萬級進據振武

振武在姑臧東南廣武西北

河西大駭張閭辛晏

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庾亮以蘇峻在

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

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

必為亂

左傳楚令尹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朝直遙翻

今日徵之縱

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

也

漢鼂錯議削吳楚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亮以為比復扶又翻

朝

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

京邑路不終朝

歷陽之與建康一江之隔耳難乃旦翻近其靳翻

一旦有變易

為蹉跌

易以豉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

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

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

庾亮字元規

此國之大事峻已出

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

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

蠱呼各翻螫也不讀曰否

王公亦同此情

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

謂以

嶠鎮尋陽也

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

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

朝直遥翻

亮皆不聽

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

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

屯騎校尉

郭默時監淮北軍騎奇寄翻

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

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

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

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

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

扶復

又翻

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

處荒郡而不見許

任音壬處昌呂翻

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

阜陵縣屬淮南郡晉志曰阜陵漢明帝時

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

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

衆下衛建康

帥讀曰率

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

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

西陲謂陶侃也

足下無過雷池一步

也

雷池即在大雷之東今池州界水經註青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為二關

朝廷遣使諭峻

使疏吏翻

峻曰臺下云我欲

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

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

越范蠡遺大夫

種曰狡兔死走狗烹

但當死報造謀者耳

言欲報庾亮也

峻知祖約怨朝

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

智衍並勸成之

從才用翻

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

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

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

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

內讀
日納

宣遂絕約不與之同

約于是赴歷陽宣將
其衆營于馬頭山

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

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逃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

復以卞壺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鄒稽內史王舒行

揚州刺史事

鄒稽即會稽音古外翻王舒傳曰時徵蘇
峻王導欲出舒為外援授會稽內史舒以

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于禮無嫌舒復陳
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于是改會字為鄒

吳興太

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

馬丹楊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

當利諸口

阜陵有麻湖之阻守當利諸口則峻兵不能渡江

彼少我衆一戰決

矣

少詩沼翻

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

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

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

取鹽米

姑孰臨江渚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

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

章武王休叛犇峻雄釋之子也

彭城王釋宣帝弟穆王權之子章武王休義陽

王望之孫

庾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

衛將軍趙盾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

湖以拒峻

慈湖在姑孰今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沂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自溧洲

過白土磯入慈湖夾

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翼

典征討軍事

翼色洽翻

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丙寅徙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王岳為琅邪王宣

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

姓諸裨姓鄭裨諶之

後

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

宣城之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為寇亂易以鼓翻

謂

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

之逐鳥雀

左傳魯大夫臧文仲之言

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

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

宣城郡治宛陵縣宣城別為縣賢曰

宣城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

彞退保廣德

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並無疑是吳

所立屬宣城郡桐川志後漢置廣德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

晃大掠諸縣而還

還從

宣翻又

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

帥讀曰率難乃旦翻

詔以

北寇不許是歲後趙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

注陁北

張守節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據唐志鴈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即其地也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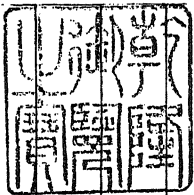
音紇那兵敗徙都大寧以避之

據水經註大寧即廣寧也廣寧前漢曰廣寧屬

上谷郡後漢曰廣寧晉武帝太康中分置廣寧郡

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

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
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資治通鑑卷九十三